



为一方水土立传

万世雄

《桐湖纪事》写完后，有朋友问我：你怎么想起写一篇文？

我在桐湖工作了六年。六年里，无数个清晨在堤上走，无数个黄昏在渡口站。那些雾、那些鸟、那些水声，慢慢长进了身体里。我总觉得，应该写点什么，但一直不敢动笔。写浅了，怕对不起这片土地；写深了，又怕自己没那个本事。

真正促使我动笔的，是两件事。

第一件，是父亲的去世。2021年12月，父亲走了。走之前一年，我带他到桐湖，他在香炉山脚下准确说出几个地名——“东城院”“三羊头”“陈家岭”。那一刻我意识到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，也是父亲年轻时流汗的土地。他十四岁来挑堤，用肩膀丈量过这里的每一寸土方。他们那一辈人，没有留下任何文字。他们的人生，随着他们的离去，就好像消散了。我忽然觉得，如果不把一些东西写下来，对不起他们。

第二件，是沉湖国际小镇的建设。2024年到2025年，项目从谋划到动工到亮相，变化太快了。快到我每天走在工地上，都觉得不真实。我想，得有人记下这个过程——不是工作报告里的那些数据和节点，而是那些清晨和深夜，那些犹豫和决断，那些被推掉的土方和被保留下来的树。

真正写的时候，又犯难了。最难的是结构。素材太多：有考古发现，有历史记载，有家族记忆，有生态变迁，有乡村振兴。如果按时间线写，容易写成流水账；如果按主题分块，又可能割裂。我反复酝酿，最后决定用“渡口”作为意象贯穿——它既是地理上的渡口（香炉山渡口），也是时间上的渡口（连接过去与未来），更是情感上的渡口（父亲与我、留下的人与走出去的人）。有了这个意象，文章就有了“魂”。

另一个困难是分寸。我当时是桐湖的党工委副书记，写自己工作的地方，很容易写成成绩汇报。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：不回避困难。所以我写了年轻人外流，写了那个伸出五个手指头说“年轻人都走了”的老人。我也尽量不拔高自己，“六年了”“那些睡不着觉的夜晚”——点到为止，把评价留给读者。

语言上，我追求“干净”。不用形容词堆砌，少用成语，多用短句。

关于史料，我也犹豫过。要不要写那么多考古发现、府志记载？后来想明白了：这片土地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。四千年了，有人在这里烧陶，有人在这里泛舟，有人在这里挑堤，有人在这里建镇。把这些历史接进来，今天的建设才有厚度。所以我写了石斧、陶片、宋代庄园、李白泛舟、元世祖驻蹕——不是掉书袋，是想让读者知道，我们脚下这片土地，是有来处的。

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：这篇文章不是我一个人的作品。那些从土里挖出来的文物，那些老渔民讲的故事，那些工地上熬过的夜，那些在渡口遇见的人，都是作者。我只是那个把它们串起来的人。如果读者读完，能对桐湖有一点点向往，或者对乡村振兴有一点点新的理解，或者只是觉得“财鱼焖藕”好像很好吃——那我就很满足了。至于文学上的追求，我只希望：若干年后，还有人愿意在某个有雾的早晨，读一读这篇《桐湖纪事》。

万世雄：男，1977年出生，武汉蔡甸人，出身农村，自幼爱好文学，曾在蔡甸区大集中学任教八年，现在蔡甸区永安街道办事处工作。

桐湖的早晨，常常是被水鸟叫醒的。我习惯早起，在堤上走一走。雾从湖心漫过来，湿漉漉的，沾在眉毛上，凝成细小的水珠。堤下的芦苇丛里，偶尔扑棱棱飞起一两只野鸭，叫声划破寂静，又很快消失在雾里。这样的清晨，六年了，两千多个日子。但每一回看，又觉得是第一次。

初来桐湖，也是一个有雾的早晨。车开得很慢，随行的人指着窗外影影绰绰的轮廓，一一告诉我：那是香炉山，那是通顺河，那个方向是沉湖湿地。我睁大眼睛，却什么也看不清。那时我不知道，这片被雾笼罩的土地，会在我生命里扎下这么深的根。

更不知道，六十多年前，我的父亲就曾在这里，挑过堤。

桐湖面积仅三十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两千余人，建筑大多不过三层——在蔡甸区的街乡序列里，它最小、最静，长着一张“大众脸”。随处可见的塘堰湖泊，在“三山六水一分田”的蔡甸，也是司空见惯。

时间久了，就觉出不一样了。这里看得见水，望得见山。淡蓝色的九真山蜿蜒起伏，深黛色的金牛山雾气萦绕，翠绿色的三羊山静影沉壁，偶见水鸟惊飞，在如镜的水面划开一串串波纹。

白鹭尤多。此鸟浑身雪白，腿高挑，颈修长，常栖于塘埂上、河岸边，如雕塑般凝视水面。偶尔长颈伸缩，迅如闪电，一条小鱼便衔于口中。

鳊鱼也美。它黄身黑纹花尾，肉质紧实，与黄河鲤鱼、松江鲈鱼齐名，对水质要求甚高，在桐湖却常见，不乏十斤以上的“巨鳊”。

一日傍晚，行至三羊山下，站在通顺河大堤上，见河水漫至山脚，青山映于水中，肥硕的鳊鱼追逐小鱼，涟漪此起彼伏，成群的白鹭上下翻飞。那一刻，忽然想起张志和的《渔歌子》：“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鳊鱼肥。”

桐湖方圆十公里内，密集分布着香炉山、厝沉潭、三羊头古墓群等多处古文化遗址。向外延伸，还有纱帽山、大军山、陈子墩……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、两汉、宋元、明清，跨越了上万年的岁月。

一个黄昏，我沿着洪北大堤走到香炉山脚下。堤边，几级石阶没入水中。一只旧木船系在岸边的柳树上，随波轻晃。对岸的防风林在暮色里拉成长长的剪影。有老人坐在渡口边的石墩上，捻着根芦苇，望着河水出神。

这就是香炉山渡口——当地人俗称“长河渡”，古称沌水渡口。1985年，就在渡口身后的香炉山顶，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石斧、鼎足、纹饰陶片。2025年，文物部门系统勘探，确认山顶东南部为一处西周中晚期的临水墩台遗址——四千多年前，我们的先祖就在这渡口附近，捕鱼、烧陶、繁衍生息。

1984年，香炉山东侧不远处建设集镇，工人们从地下挖出了大量陶器残片和砖瓦基址。文物部门的人来了，蹲在坑边看了很久，最后判定：这是宋代庄园遗址，地名叫作“文岭”。同期，旁边还发现一座北宋墓葬，出土了陶器、瓷瓶、金器，还有一方精美的石碑。发掘报告里有一句话：“此地历史人文积淀深厚，非止一代。”

“桐湖”之名，始于明代嘉靖年间，因湖周山丘广植油桐而得名——春开桐花，秋结桐果，其籽榨油，用于漆船染网。

《嘉靖汉阳府志》记载，这里曾是一片辽阔的水域，名叫“太白湖”——“在县治西一百里，九真山南，旧传李白泛舟游玩，后人以为名。”当年的太白湖，涵盖今天的桐湖、沉湖等水域，经沌水与长江相通，“广袤二百余里，山水清丽，古隐者多居焉”。

相传李白在黄鹤楼见崔颢题诗，感叹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遂乘舟入江，由沌口转通顺河，入桐湖、沉湖一带。但见水丰草茂、鸥鹭齐飞，宛如仙境。湖畔所采莲子、菱角等湖鲜，令诗仙大快朵颐，愁绪尽消。

此后，以当地水生植物为食材的“湿地八珍”逐渐成名，陪伴人们熬过饥荒年代——万物萧瑟的冬季，人们用稻草绳在河滩浅水里随意一拖，便裹满饱满的菱角，那是湖区人民的救命粮啊。

还有香炉山。它位于九真山之南，毗邻长河，空中俯瞰形似如意。府志记载：“香炉山，在县治西南九十里。元世祖南征，尝驻此。”旧时江汉百姓乘舟而下，于渡口登岸，先至香炉山敬香，再往九真山朝圣。相传元世祖曾驻蹕于此，将弓骑安置于西侧草甸操练，该地后称“马弓岭”，现存有马弓林场。抗战时期，这里是汉川河游击队活跃的区域。

经过千百年的风浪冲刷，香炉山残余山体仅十余亩，自然高程十多米，却是洪北大堤为数不多的自然高地。攀上山顶的水塔，视野豁然开朗，湖风扑面而来，耳边仿佛响起战马的嘶鸣。山脚下，桐湖集镇尽收眼底，白墙红瓦被绿树碧水环绕；山前，通顺河如长龙蜿蜒，衔汉江而来，奔长江而去。

那个古老的渡口，曾是蔡甸连接仙桃、汉川、汉南的水运枢纽，历经千百年仍在运行。站在香炉山顶，望着脚下的渡口，我常常想：这河里流过多少故事，这渡口送过多少悲欢？

历史挖出来了，眼前的日子还得过。桐湖最大的问题，是水。身处湖区，历史上饱受洪泛之苦。二



香炉山渡口。

万世雄 摄

十世纪五十年代末，汉阳县大兴水利。1958年，桐湖农场启动围垦，正式建场。蔡甸区南部重大水利工程——洪北大堤，起点就在桐湖的三羊头。此后的岁月里，全县累计数十万人参与大堤建设。

说起来，我父亲也是桐湖农场第一代建设者。父亲万会祥，蔡甸大集人氏，生于1944年。他自幼丧父，是家里唯一的男子。1958年，他十四岁，第一次出远门参加挑堤。祖母望着父亲瘦削的背影，哭了一场。

我们小时候听父亲讲得最多的，就是挑堤的故事。故事里，有在半干的淤泥中挖出大财鱼（黑鱼）的惊奇与欢喜，有雨后河滩长出无数蘑菇的兴奋与渴望，还有挑堤大军在农户家借宿闹出的尴尬趣事——人们赶了一整天路，半夜才安顿下来，有人抬眼看看到房顶有吊扇，随手拉了一下开关线，结果吊扇开启，拉线齐根断掉。时值隆冬，人们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压在被子上，仍冻得瑟瑟发抖。

年龄渐长，我逐渐懂得，挑堤可是个苦活。机械匮乏的年代，修筑防洪大堤，全靠肩挑背驮。父亲说，有一次又累又饿，来不及烧开水，就把祖母做的杂粮粉子用河水一泡，掰下两根树枝当筷子，吃得香甜无比。

1966年，汉阳县始筑泛北堤，东起桐湖三羊头，经香炉山至伾徕闸，全长24公里。1977年，县里动员6.6万群众将该堤全线加高，堤也正式更名为“洪北堤”。筑堤的时候，万人挥锄，千人挑担，常见夫妻同心、兄弟合力、父子上阵。堤下牛毛毡搭建的帐篷连绵不绝，人们在土坡上埋锅做饭，将藕淤淤泥中捕到的财鱼与野藕同炖——那道“财鱼焖藕”，就这样从艰苦的岁月里诞生。从那以后，“财鱼焖藕，吃了莫走”成了蔡甸人挽留宾客的俗语。

老一辈的汗水，凝在这道堤里，也凝在这道菜里。

2020年6月24日，组织上安排我到桐湖工作。我邀请二老过来转一转。从不愿出远门的父母，欣然应允。

穿过桐湖集镇，走上洪北大堤，来到香炉山脚下。父亲环顾四周，准确说出了几个地名：“香炉山”“东城院”“三羊头”“陈家岭”“萧家湾”。

从桐湖至老家大集，相距三十多公里，父辈那时全靠“走步路”。父亲2021年12月去世后，我和母亲提及此事，她是这样说的：“就是天不亮出门，从早走到黑，实在走不到就找户人家借宿一晚。”那个大冬天吹电扇的故事，也许就发生在借宿途中吧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桐湖人修堤筑坝，垦荒拓野，在沼泽地上建起国有农场。水的问题解决了，人的问题来了。

有一回，我去一个生产队走访，整个下午，只见到几个老人坐在屋檐下晒太阳。我问一个老人，队里还有多少年轻人。他伸出一只手，五个手指头：“总共不到五十个，都是我们这些老家伙。年轻人都走了，

走了就不回来了。”

转机，是从一朵花开始的。

2021年的秋天，桐湖外滩的红蓼花开了。这种《诗经》里叫作“游龙”的湿地植物，开得铺天盖地，粉红一片，不知怎么被拍照的人发现了，发到网上，一下子就火了。那个秋天，单季来了七万多游客，集镇上商户的营业额翻了十倍。农户自家腌的泡菜萝卜、自家攒的土鸡蛋，都成了抢手货。

80岁的老渔民谢从金，给游客讲渔家故事，给摄影师当模特，一天的收入，顶得上过去打一个星期的鱼。他跟我说：“书记，我现在才晓得，原来这湖里的东西，不光能捞上来卖钱，还能这么个用法。”

我忽然明白：好生态，是真的能当饭吃的。

沉湖湿地位于古云梦泽东端近江口处，因江湖连通、水位涨落，形成独特的湿地生态和繁荣的泛水渔业。出土文物中的陶网坠、鳊翅青铜方彝，以及“七上八下九归窝”等渔谚，诉说着渔业文化的悠久历史。20斤的桐湖鳊鱼餐馆以1800元抢购，上百斤的鳊鱼、青鱼动辄卖出上万元，成为水产丰饶的当代见证。

我们把“宋·香妃的传说”融进鱼文化，打造“香妃”品牌，成了武汉老字号“德华楼”糊汤粉的独家原料。

香妃传说始自宋光宗年间。桐湖民女李氏入选为妃，因端庄知礼备受宠恩。后李妃水土不服染疾，御医束手无策。光宗命家乡进贡藜蒿、莲藕等湖乡物产，御厨调为药膳，李妃服后渐愈。她妃嫉妒，借藜蒿形似野草诬其为“食草狐妖”。李妃厌倦宫延争斗，请旨还乡祭祖，途中遭遇风暴，载祭品之厢案（几案，供桌）沉没，她便借此隐居桐湖。风暴发生处得名“沉厢”，后谐音为“香城”，李妃亦被后人传为“香妃”。

2017年，“宋香妃传说”入选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，“腊肉炒藜蒿”成为地方名菜。湖乡所产藜蒿、莲藕、甲鱼、财鱼等，也被开发为养生药膳，受世人青睐。桐湖常住人口不多，然百岁老人常见，想来与当地饮食传统不无关系。

鱼多了，鸟自然也多了。每年冬天，超过十万只候鸟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来沉湖湿地越冬。豆雁、白鹤、东方白鹳、赤麻鸭、绿头鸭，在水面上起起落落，把整个湖都填满了。

“桐湖鱼贵、水美民富”——这八个字，正在一点一点变成现实。

2023年，沉湖湿地自然保护区边界调整，东侧延伸到了香炉山渡口。本就一直相连的桐湖集镇，成了沉湖湿地名副其实的“东大门”。

2024年8月，我们开始谋划沉湖国际小镇。武汉城投集团的人来踏勘，站在香炉山上，俯瞰万亩草甸，成群水鸟，说：“我们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地方。”双方一拍即合，当年11月签订合作协议。2025年元旦，项目正式启动。

规划的理念是“最小干预、最小动静、最成自然”。整个小镇规划“东镇、西苑、南

湾、北岛”四大功能片区，将历史遗存有有机融入空间肌理。武汉设计双年展永久会址取“折纸飞鸟”之形，与湿地候鸟呼应；展创空间采用“临水船屋”设计，暗合渔舟唱晚之意；玲珑塔以双螺旋结构演绎传统楼阁，象征人与自然“双向奔赴”。

整个建设过程，我们坚持一条原则：“不伤香炉山一棵树，不动沉湖一滴水。”会议中心采用空中连廊设计，为鸟类预留了迁徙通道；屋顶做成“生态滤网”，既能收集雨水，又能为候鸟提供临时落脚点。

2025年11月8日，沉湖国际小镇作为第八届武汉设计双年展的分会场，首次面向全球亮相。联合国人居署的代表来了，中外专家学者来了，设计大师隈研吾、华黎、相南的作品在这里呈现。武汉国际时装周在自然T台上开启时尚盛宴，武汉国际湿地城市设计展、“在水一方”设计大师邀请展同时开幕。

搬离十几年的桐湖姑娘谢英，带着二十多位好友回来游玩。她指着那些建筑，骄傲地说：“没想到原来的偏远湖区成了文旅地标。”

也是在这一年，我们将环抱香炉山的景观湖，命名为“同心湖”。这个名字，既承“桐”字之脉，亦取“永结同心”之美意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名字里有我们对这片土地的期许：愿人与水同心，愿人与湖同心，愿过去与未来同心，愿留下来的人和走出去的人，永远同心。

现在，沉湖国际小镇还在继续生长。

二期项目已经启动，核心理念是“云梦归鸟栖，沉湖赴佳期”，要打造集生态保护、文化创意于一体的国际湿地文旅目的地。香炉山下正在建设科考码头，直达湿地核心区，让人们近距离观察珍稀禽兽。

还有那“湿地八珍”，那“沉鱼落宴”——我们要把“北有满汉全席，南有沉鱼落宴”的楚菜品牌打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，这片湖里养出的不只是鱼，更是几千年的烟火人间。

六

昨天傍晚，我又去了香炉山渡口。

夕阳把石阶染成金黄。河水缓缓流淌，在渡口处打个旋，又向下游而去。几只白鹭落在岸边的柳树上，一动不动的，像在等什么。远处，“折纸飞鸟”的轮廓在暮色里若隐若现，玲珑塔灯光闪烁。

有个年轻人站在渡口的石阶上，拿着手机拍照。我问他从哪里来。他说，他就是桐湖的，在中心城区上班，听说家乡变了样，特意回来看看。他问：“您是？”我说我是桐湖政府的。他笑了笑，说：“谢谢你们。”

这四个字，让我站在渡口，站了很久。

六年了。两千多个日日夜夜。从雾里摸索，到看见清晰的路；从发现这个古老的渡口，到建起一座新镇。那些流汗的日子、那些睡不着觉的夜晚，都沉在湖里，长成芦苇，化成鸟鸣。

我想起那些从土里挖出来的东西——新石器时代的石斧，西周的陶片，宋代的庄园。它们在地下睡了千百年，等着被人发现。我们也是挖渡的人，把一段一段的历史挖出来，接回今天的活里。

我想起那些留下来的人和走出去的人。守着老屋的老人，回乡看变化的年轻人，还有那个80岁还在给游客当模特的老渔民。他们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根，真正的魂。

我想起2020年的那个夏天，蔡甸泛区接连遭受暴雨袭击，河水暴涨，江水倒灌。洪水退却后，人们擦干泪水，振作精神，开始补种补投、生产自救。那种顽强、坚韧，至今刻在我心里。

我想起我的父亲。父亲那一辈人，用肩膀挑出了一道堤。我们这一代人，用双手建起了一个镇。堤是挡水的，镇是迎人的。堤护住了这一方土地，镇要让这土地上的子孙，愿意回来。

我想起那句俗语：“财鱼焖藕，吃了莫走。”吃了莫走——这大概是桐湖人藏在心底的话。他们想让更多的人留下，想走的人回来，想让这片土地，永远热气腾腾地活着。

七

夜深了，我独自站在渡口。我听见了涛声。

不是惊涛拍岸的巨响，是轻轻的、细细的，像谁在耳边低语。水波一下一下地拍着石阶，拍着船底，拍着千百年来同一个节奏。这声音里，有原始先民捕鱼归来的入声，有诗仙李白泛舟划破水面的轻击，有元世祖饮马渡口的嘶鸣，有抗日游击队深夜潜伏的呼啸，还有父亲那一辈子挑堤时的号子。

那个回乡的年轻人，明天一早，也许还会来渡口坐坐。他会听见这涛声吗？会听出这里面的故事吗？

天快亮了。雾从湖心漫过来，像六年前我初来时一样。只是这一次，我知道雾里有什么——有香炉山，有通顺河，有沉湖湿地，有国际小镇，有四千年的故事，有父亲的身影，有正在生长的明天。

我转身往回走。走出很远，还能听见那轻轻的涛声，一下一下的，像这片土地的心跳。

背后，是静静的渡口，是静静的湖，是正在醒来的桐湖。

明天，会有更多的人来。他们会站在同心湖畔，看飞鸟起落；他们会登上玲珑塔，望云梦大泽；他们会走进展创空间，谈那些从土里挖出来的故事；他们会坐在香炉山下，尝一口财鱼焖藕，听一句“吃了莫走”。

这涛声，会一直响下去。